

陶铸

生命的最后
四 十 三 天

徐 子 芳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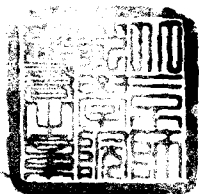
陶铸

生命的最后
四十三天

徐子芳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18598

818598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90 千
1981 年 5 月第一版 198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55 900 册

书号：10118·433 定价：0.81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写的一本散文、报告文学集。里面有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；有表现作者对祖国山水、草木深厚感情的；有写知识分子坚强毅力和爱国热忱的。作品感情深厚真挚，语言犀利有力，有迫使人一口气读下去的艺术魅力。

秋 肃 春 温

——代序

陈登科

有一位朋友看了子芳的散文集——《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》的清样，颇为称赞，并要我也看看。

这个集子共收了子芳二年多来创作的二十三篇散文、报告文学作品，虽然不称高手名作，但却使我看到了一个青年作者的革命激情，对生活的敏感，观察的深刻，感受的真切，构思的缜密，表现的恰当，语言的生动活泼……的确显露了一个青年作者的艺术才华。

也可能我是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家庭，从学习写小说起，就养成一种自私心理，向来不慕名而赞文，我是从取得而读书，就是说，我看了一本书，总是希望从这本书中，取得一点于己有益的东西。

感谢子芳的散文集，掩卷之后，我还在想，在这十七、八万字里，我得到了什么？

革命精神。

社会道德。

文化历史知识。

等等……

子芳用娓娓动听，扣人心弦的笔调，抒写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彭德怀、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为推翻三座大山，解放全中国，建设社会主义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；描述了他们为实现这个理想，高举红旗，投身革命，出生入死，怒向刀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彻底革命精神。中国之所以有今天，不正由这样一批革命的中流砥柱，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吗？！

但是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期间，到处是淫雨淋漓，冤狱遍布，身经百战的老一辈革命家竟然身陷囹圄，遭受着难以名状的凌辱；青年人受骗上当；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探求宇宙奥妙的权利和自由。然而，老一辈革命家没有低头折腰；青年们终于醒悟，写下了震撼寰宇的“四五”史诗；知识分子在“牛棚”里仍然继续思考着一道道科学命题；作家、艺术家在狱中也没有忘记未来的创作构思。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这样大胆勇为呢？是对马列主义，对崇高的革命理想的追求，是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，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生动体现。

子芳的散文，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真实记录了我们时代的风风雨雨，那星星点点的散文篇章，不就是一组沸腾着的时代的浪花？是的，透过它我们见到了这个时代的战斗风貌。

子芳的散文，选材要约精当，叙事、状物、写人、抒情和议论，相应相谐。描摹古迹名胜、革命圣地，能把记历史、谈掌故和今天的现实生活自然地结合起来，记述高级知识分子、特级厨

师的生活，能着意于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，把他们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坎坷有机地统一。加之子芳原是写诗的，因而字里行间，常常闪烁着诗人的气质，构思也较新颖巧妙。叙事的真实性，描写的抒情性，议论的哲理性，常常是熔铸于一炉，虽然不能说篇篇读来都回肠荡气，但发人深思之处是不少见的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子芳的散文就无懈可击，某些章节写得不简炼，铺陈过繁，甚至有些段落斧凿痕迹还较明显。这大概也和过去把文学过分维系于政治概念的影响有关系吧。

我并不是给这本集子写评论或做广告，说句心理话吧，的确在这本集子里得到了不少东西。但是，当我放下书时，又觉得，还有些感触想要讲一讲……

还有些啥呢？

这本散文集启发我很多联想，特别是《乌石峰的怀念》、《香樟情思》、《还乡路》、《平江潮》这几篇散文，给我的感受特别深些。

“谁敢横刀立马？唯我彭大将军是也！”

当我一参加革命时，就听到人们传颂着对彭老总这两句评语，可是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二十岁的青年人，却不知道彭老总了。不但有好多青年人，不知道彭老总“功绩何辉煌”，就连彭老总的故乡——乌石公社，二十岁的大姑娘，向她提到彭老总的名字时，也只有摇头，回答不知道。是他们真的不知道，还是知道不敢讲呢？不敢讲！这又为什么？

我在三年前一次闲谈中，还和朋友们有过一次争论：在我们的党史和军史中，谁能把平江起义这笔抹掉？当年红五军的战功，谁又能抹掉？就是有人想抹掉，广大人民是不会忘记彭老总

的，历史也不会少了彭老总这一笔的。现在看来，我未免太天真。三年前，就在我大发议论的时候，即使是在彭老总的故乡，不是有这样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，连彭德怀这三个响当当名字都感到陌生么？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。

于是，我闭起眼睛，回想起五八年。在大刮共产风的日子，人们真的似乎相信天堂一夜之间能搬到这块贫困的土地上。哪个地方都在大兴土木，造了许许多多富丽堂皇的厅堂楼馆。可是我们彭老总，回到故乡，并没有去观光一下他的故乡——湖南的那座宫殿式的宾馆，更没有去住铺着红地毯的小别墅，而是住到他那离别三十多年的平房里。既没有电灯，也没有自来水，当然更没有烧鱼烤肉、山珍海味了，有的只是煮南瓜。因为他真正回到了人民中间，和人民生活在一起，成为人民中间的一员，所以人民把他看作是知己，是骨肉，是最知音者，向他吐露出自己的肺腑。正是这，使他知道大炼钢铁的得失，了解了食堂为人民制造的疾苦，写出了“万言书”。

彭老总的“万言书”，在当时，我们也曾把它当作逆耳之言学习过，批判过，甚至把它当作反动言行声讨过。今天我们再重读彭老总的万言书，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，这又为什么？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，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么？！

在当年批判彭老总时，有几人 not 数他的错误？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检验，我想应只剩下一条，他错就错在说了真话。

难道彭老总不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么？在大刮共产风的年代，在我们党内，确是有那么几位，是靠说大话、说假话、说空话坐上显位的交椅的。这些人，彭老总也是熟知的，他为什么不向那显耀一时的红人学一学呢？难道他没有预料到会招灾惹祸

吗？不！他是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，他没有林彪之类的骗术，更没有晋升的欲望，因此，他学不会说假话、说大话、说空话的本领。

彭老总的一生，千秋功罪，我们今天来评说，似乎还嫌太早，只有待于历史了。

由此我却联想到我们这些文化人的不幸。电影《怒潮》，在十年浩劫中，也曾当“毒草”被铲除。我不知道当年手握铁锄的英雄们，今天是否知道，当年彭老总领导平江起义时，在天岳书院门前拴过马的那棵梧桐树，也被连根挖起，焚为灰烬；如若不知，还可去看看，也有可能，焚坑犹存，那是很能启发人的。

中国之大，竟无他们葬身之地。彭老总是这样，陶铸同志也是这样。陶铸死在安徽。安徽省的幅员也不算小啊！十三万多平方公里，却无存放他的骨灰的一寸之地，因此不得不改名易姓，勉强存之。

鲁迅先生有两句诗：“曾经秋肃临天下，敢遣春温上笔端。”作为一个纯朴的战士，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，子芳终于看到也应该看到的是比原来更为深刻的东西；这对于他搞创作来说，是很重要的。

联想万千，何能尽言，只好就此搁笔！还是留待读者去评说吧。

一九八一年春 于合肥

DE88/60

目 录

秋肃春温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陈登科

第 一 辑

清明祭……………	3
从延安唱起的歌……………	10
七贤庄一号的灯光……………	24
半塔遗事……………	31
井冈山风物志……………	37
乌石峰的怀念……………	51
香樟情思……………	62
还乡路……………	68
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……………	76
平江潮……………	88

第 二 辑

人字瀑……………	101
漓江恋……………	109

茶花劫·····	115
六月雪·····	123
梨花一枝春带雨·····	128
梦魂萦绕·····	133

第 三 辑

奇怪的命题·····	141
野火烧不尽·····	160
市长的女儿·····	184
绿杨宜作两家春·····	208
笑 容·····	224
凤还巢·····	240
柳 笛·····	249
后 记·····	262



第一辑



清 明 祭

到韶山那天，赶巧是清明节。我是第一次来韶山参观的。人去屋空，景物依然。想到毛泽东同志溘然长逝，突然冲动的感情是我的笔难以描绘的。

吃过午饭，先来的同伴们去宾馆里休息去了。我睡不着，便独个儿走了出来。

沿着春雨刚刚洒过的马路，我向前走去。路的右边是商店，供参观者购买纪念品和日用品，左边不远处是韶山小学，如今韶山的孩子们学习的地方。我忽然想起，八十年前，就在这片土地上，也有一个孩子，有时赤脚短衣，有时长衫飘拂，在屋后那条山路上行走。他在这里的一座旧学堂读书，据说他的书桌今天还摆在教室的窗口下。他当时在窗口下攻读，也许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将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，和他的战友们同心协力、亲手缔造一个人民共和国，从而加速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；他也许更没有想到，他会一度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塑造成超人出世的神。

来到“圣地”，不免浮想联翩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已是上屋场——毛泽东同志的旧居。

这不是现代化水平的高楼大厦，没有平稳的电梯，没有红色

的地毯，没有洁白的窗幔。这里，既听不到欧洲教堂那古老的震撼人心的钟声，也看不到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神秘彩翼。然而，它却是世人所渴望“朝拜”的地方。特别是在十年浩劫的年月里，大批虔诚的参观者，有红卫兵，有解放军，有大大小小的干部，他们由国家供费或免费来这里瞻仰，斗私批修，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，培养自己“忠君”的情操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飘洋过海，栉风沐雨，披星戴月，络绎不绝赶来，一颗颗虔诚而激动、庄严而喜悦的心，叩响了座落在山冲里的一幢极为平常普通的农家小屋的门扉。

上屋场座落在一座土山下。屋后是森森的松柏，给人一种云蒸霞蔚、藏龙卧虎的感觉。门前，一口方塘，绿水盈盈，清彻见底，倒颇能激发诗人们的诗兴。可惜我没有统计，但可以估计一下，歌颂韶山的诗篇，几十年来散见全国各种报章、书刊之中，恐怕不下于亿万首之间吧。

门前的路口旁，竖立着一块巨大的木牌，是红色的，上面书写着洁白工整的宋体字，记载着这座房屋的变迁史。原来，这座房子已不是原有的，它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长沙发生的“马日事变”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慑于共产党的革命主张，气急败坏之下，放火把毛泽东同志家的房子烧了。在这帮匪徒看来，只要破坏了毛泽东家的“风水”，毛泽东从此就灾星落身，而从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了。当然，这只能说明反动派的荒唐、可悲、无知和腐败。如此而已。历史是无情的，杀人和放火，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同志为人民大众谋求解放的决心，无损于他献身革命事业的一根毫毛。

上屋场旧居是毛泽东同志生命的摇篮。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，一个活跃的小生命呱呱落地了。当然，毛泽东的父

母不会想到他们生下来的是一位历史的巨人！

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文盲，据说一字不识的。但他不是那种忠厚老成的农民，他精于打算，持家有道；如果他有一定的文化，恐怕不会一辈子默守在那寂静的山冲里的。母亲文氏，是很有教养的，为人态度和蔼公正，心地善良，勤劳朴实，百事考虑都是细密周到的，在这一带山冲极为亲邻所爱戴。他们俩给这个呱呱落地的小生命起了个动听的名字：润芝。可以想见他们俩的喜悦之情。因为据说，男伢起个细妹名字，为的是对付那种专门捉拿男伢的鬼怪，使他健康成长，长命百岁。虽然他们没有奢想命运将给他们带来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梦想的福音，但他们却祈求于迷信保护他的生命。人的心理往往出现这种奇怪的复杂的现象。

小生命倒是很顺利地成长起来。

有一天，小屋里突然来了几个重要客人，原是顺生公的“财神”。一向古板、怠客的顺生公一反常态，表现了从未有过的殷勤好客。不仅亲自接待，而且连声呼唤润芝到堂屋里陪客。那时，这位少年已经和书交上了朋友，他正在他的房间里悉心攻读。父亲第一次进屋里叫他，他没有听见；第二次气势汹汹扑进来，责骂儿子，儿子漫不经心地抬起头，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父亲愤怒的脸，看了一会，他又低头读他的书去了。父亲气得浑身发抖，冷不防一个耳光朝儿子打去！平时文文静静的儿子受到突然袭击，象一头发怒的狮子，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他已经举起手来，但很快又收回去了。也许他突然意识到，他真的要还父亲的手，就大不敬了！但是他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召唤。

“你打我？我走，不回来了！”

儿子冲出门外，气愤地嚷叫。

父亲追着儿子，双手还在不停地挥动，威吓着。

儿子站在门口水塘边，以威吓对威吓：

“你要再过来？我就跳水！”

这一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：父亲耽心儿子万一真的跳水里了，不白养了他这么大？他突然止住了他的脚步。

这场“战斗”终于在父亲让步下有所缓和；儿子也回来了。

为了解决这次“纠纷”，避免今后重犯，双方达成了各自都能接受的“协议”：父亲答应今后不再动手打儿子，但儿子必须双膝跪下向父亲认个错；儿子认为下跪可以，但只能跪一条左腿，因为只有这条腿是属于父亲的，而那条右腿是属于母亲的，所以他不跪。

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志性格的雏型；但也有说他的性格兼备父母亲的特点，即既坚强，又文静。看来遗传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。后来，当毛泽东同志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，他的秉性和天资则得到了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发展和形成，塑造成为一代天骄。这种性格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；但任何成功都包括有失败的一面……

从旧居的后门出来，爬上一个土坡，“晒谷坪”三个大字赫然在目。虽然下着濛濛细雨，但晒谷坪油光滑亮，不见半点泥泞。原来它是水泥修的坪面，已非昔日毛泽东同志在坪上打谷晒谷的面貌了。假如再把眼界放宽些，就会发现，韶山的一切陈设，包括他旧居里的家什，保持原状原物怕是不多的，大部分是后来仿制或经过修饰的。

站在晒谷坪上，使人想起当年的一位英俊少年留下的许许多多优美的故事，至今还激荡着来访者的心灵。

万里蓝天，一轮秋阳。人们怀着丰收的喜悦忙着抢收。金黄